

民俗采风

宴请新媳妇

叶展韵

我的家乡在牙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。早年在我们那里有个习俗，本家（五服之内）已经定亲的小青年，未婚妻夏天来“出六月门”（指阴历六月六来做客），本家的亲属都要宴请她；正月的时候，要请本姓中头年刚结婚的新媳妇。

一

炎热的夏天里，家家户户都是烧火做饭。每家都盘有两个大锅灶，炒菜做饭，全依仗大锅。锅底的火苗又红又旺，锅里翻炒的菜香味扑鼻。炕烧得火热，人坐在上面如坐针毡。好在家家户户建有平房（水泥平台顶的房子），吃饭的时候不是在院子里吃，就是在平房上吃。宴请新媳妇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，白天要山上干活，晚上有时间。

记得堂兄定亲不久，其未婚妻来“出六月门”，母亲在第一天晚上宴请她，是在平房上吃的饭。母亲从山上回家的时候，正是暮色苍茫时分。燕儿已归巢，月儿洒下满地银色的光，性子急的星星已张开朦胧的眼睛。母亲赶快调面做手擀面。吃面条是有讲究的，意思是面条长，能“缠”住新媳妇的腿，这样新媳妇就“跑不了”，这门亲事就能成。这寄托了乡人对幸福美满婚姻的美好愿望。菜呢，除了有肉和蛋，还有鸡和鱼。“开口鸡，闭口鱼”，是乡人待贵客不成文的规矩。家里有贵客，第一道菜是鸡，最后一道菜是鱼，这样方能显得待客隆重真诚之意。

由于堂哥是刚定亲，二人还未去民政部门登记领结婚证，母亲让我们称呼其未婚妻为“大姐”，这样显得亲热、亲切。大姐个子高高的，穿着白底印花的确良衬衣，裤子是浅蓝色的，头上绑着一对小辫子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熠熠生辉，如一对宝石。大姐心地善良，举止娴雅，一说话就会露出甜蜜的笑容。她亲切地称呼我们“小弟”，声音温柔绵甜，我的心里像喝了蜂蜜水一样甜。等到年底堂哥结婚了，来年正月宴请新媳妇时，我们就正式称呼她为“大嫂”。从称呼上来看，“大嫂”似乎比“大姐”距离远了一些，但是实际上关系却更亲近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

二

印象最深的还是正月里宴请新媳妇。大集体的时候，村里二百多户人家，本姓有来往的人家里，每年结婚的有五六位年轻人，家家户户每年正月都要宴请新媳妇。跑腿去请新媳妇的任务自然是落在小孩子身上。小孩子在大街小巷里走着，脚底下踩着厚厚的白雪，清晰而又响亮地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这个时候也就忘记了寒冷。

到了娶新媳妇的叔叔伯伯家里，就对婶子大妈（伯母）说道：“俺妈叫俺嫂子到俺家去吃饭。”于是新媳妇赶快梳妆打扮，穿着红彤彤的新袄新裤。然后小孩子在前边引路，新媳妇跟在后面，小孩子的心里充满了不可

名状的快乐和喜悦。天空中雪花飘飘，新媳妇的满身大红衣裳映在冰天雪地里，如一枝扑鼻香的红梅花儿傲立雪中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每年冬腊月，村里年轻人结婚的比较多，宴请新媳妇的日子一般在头年腊月都要排好号。婆婆家里要记清楚，哪一天早晨谁请，中午谁请，晚上谁请，等等。家家户户一般都是将本姓的几个新媳妇凑成一桌，这样新媳妇互相之间就认识了，和请客的人家也熟悉了。既认了门，以后见面又方便称呼，知道该叫叔叔伯伯的叫叔叔伯伯，该叫婶子大妈的叫婶子大妈。如果出现两家同时要宴请这个新媳妇的情况，一个就会说道：“我都请了谁谁谁，就差她一个就齐了，你让给我吧！”那么另一个只好让给对方，谁叫都是自己本家的呢？这点方便还是要给的。当然了，宴请新媳妇不仅是本姓的，有的人家连外姓的关系比较好的也会宴请，这也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“朋亲”。

初一拜年的时候，只要是新媳妇到谁家里拜年，那么这家就要在正月宴请这个新媳妇，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。新媳妇是最高贵的客人，不论新媳妇到哪家拜年，人们都会给予新媳妇最大的热情。

三

二哥到了提亲的年龄，邻居把村里一户人家的女儿提亲给二哥。孰料，我家的远房姑姑和女孩家是邻居，同时把女孩提给了村里另一户人家。母亲很是生气，从此两家的关系有些疙疙瘩瘩，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。远房姑姑的大儿子腊月结了婚，大年初一早晨，姑姑早早地领着新媳妇来我家里拜年。母亲先是吃惊，转而赶快下炕，把家里最好的糖果点心拿出来，热情招待新媳妇和姑姑。初六晚上，母亲特地宴请了姑姑的新媳妇，两家的关系从此和好如初。

我结婚的那年正月初一，领着妻子到本姓人家挨家挨户地拜年。不管是到了哪一家，大妈（伯母）婶子姑姑嫂子等都会热情地拉着妻子的手，叫她上炕坐坐。香喷喷的炒花生、甜丝丝的糖块、白白的爆米花，以及颗颗饱满的香瓜子，还有那热气腾腾的浓香茶水，乡人的热情招待令妻子受宠若惊，感觉自己享受到了国宾的待遇。初五我们就回县城上班了。二月二回家，母亲对我说道：“我顶替你媳妇吃了一正月的好饭。”因妻子回城上班，乡亲只好宴请母亲来替代新媳妇了。这淳朴的民风令人温暖。

去年腊月，妻姐在西藏工作的儿子回家结婚。我问妻姐，村里宴请新媳妇的人家多不多。妻姐有些遗憾地对我说道：“哪里有人请？这么多年了，村里早就没有人请新媳妇了。”

真是没有想到，宴请新媳妇的习俗已经悄无声息地泯灭在岁月的长河里了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宴请新媳妇的那些旧时光里的往事，留给人们的只剩下无尽的回忆和怀念了。

乡村记忆

1985年的牛粪

于心亮

1985年，我读初一。这一年，我们的学校改为水校，培养水产养殖人才，而且还承包一个鱼塘，用于养罗非鱼。——罗非鱼？这可是个新名词，我们都很好奇。老师说，这是外国鱼，方形，不挑食，什么都吃，而且还很能吃，长得也很快，是发家致富的优选鱼种。

说话间就到了暑假，学校要求我们去捡牛粪，每人二十斤，多了奖，少了罚。我们问：“鸡粪鸭粪行不行？”老师说：“不行，必须是牛粪，弄虚作假者双倍罚！”我们问：“罚什么？”老师说：“罚抄课文。”我们又问：“干粪还是湿粪？”老师说：“干湿都行，总是牛粪！”

放了暑假，我们就四处踅摸着去拾牛粪，却收效甚微。我爸说，拾牛粪得讲究个时候，比如早上牛上山干活，傍黑牛干完活回栏，这时去路上拾牛粪就很容易。结果，不光我爸会支招，同学的爸妈也会支招，我们在路上碰见了，往往为了一泡牛粪你争我吵，文明点的就猜“剪刀包袱锤子”来定牛粪归谁，不文明的就干脆扭打起来。我就另外想招儿，割了一辈子草去张大蛤蟆家，他养了两头牛，让他把牛粪留给我。结果我去了，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同学都割了草在那排队等着……你也喂，他也喂，牛不吃就扒开嘴使劲往里揣，把张大蛤蟆的牛害得肚胀气了，惹得张大蛤蟆拿着铁锹满胡同来追撵喊打！

把我愁得呀，嘴上都长了燎泡，吃不下饭了。我妈说：“去找你大舅吧，他养的驴，有粪。”我说：“老师说要牛粪。”我妈说：“都是吃草畜生拉的，什么粪不行？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你的话不好使，我要听老师的，老师说要牛粪，我就要捡牛粪。”我妈气呼呼地骂我说：“真是大闺女要饭——死心眼儿！哼，你要开动脑筋想办法！”

我一想，我妈骂得对，我开动脑筋，心想：把几个驴粪球放一起用铁锨拍扁了，不就能冒充牛粪了吗？我开心得骑上自行车跑了近10公里，到了我大舅家，一说，我大舅摇着脑袋说：“不妥不妥，学校里要的是牛粪，咱们就要老老实实去拾牛粪，不能弄虚作假。”我沮丧地说：“那咋办，难道你的驴能拉出牛粪来？”大舅说：“这算个事？跟我来！”

大舅领着我七拐八拐地来到一户人家。大舅喊：“徐二拐，在家不？”屋里出来个人说：“干什么呀‘单口喘’？”我大舅说：“俺外甥……你叫舅爷。”我喊了那人“舅爷”。我大舅继续说：“俺外甥学校养罗非鱼，让学生勤工俭学拾牛粪，你给弄二百斤！”我忙说：“二十斤，二十斤就够了。”我大舅说：“二百斤，老师说了，多了奖，少了罚，难道你不希望你孙外甥得个奖状？”舅爷挠挠头说：“我夜来过晌刚把积攒的牛粪送去喂田了，要不我再划拉回来？”我大舅扭头问我：“你们啥时候交牛粪？”我说了时间。大舅又扭回头去说：“赶趟儿，你现在就给你孙外甥攒牛粪，200斤，一斤也不能少，让你

的牛使劲使劲拉，牛拉不够，你拉。记住，谁来要牛粪也不给，你要是给了，咱俩就绝交！”

布置完了任务，大舅就让我回家。说了半天话，他又喘得不行了，蹲下身掏出烟袋荷包，要和我舅爷鼓几袋烟再走。我问：“什么时候来拿牛粪？”我大舅说：“这不用你管，等攒够了牛粪再说！”

我欢天喜地地骑车回了家，中途去了几个同学家，探访了他们拾牛粪的情况：张彩霞在哭，因为她拾的牛粪被他爸偷着用了；唐波吊着胳膊躺在炕上哼哼，因为他去掀牛尾巴观察什么时候拉，被牛角顶到空中去了；张建国捏着烧红的钢针给乌紫的指甲盖儿放血，因为他拿锤头往一起砸羊粪蛋冒充牛粪饼，砸着手指头了……我开心地说我的牛粪解决了，惹得他们怒骂声一片。回了家，我妈又接着骂我——回来路上太得意，我骑到沟里去了。

即使有了大舅的保证，我也不敢掉以轻心，中途去大舅家问进展。大舅说：“徐二拐给牛都套上了粪兜子，连牛屎也积攒了起来，四大桶够不够？”我说：“老师只让交牛粪，没说要交牛屎。”我大舅说：“没关系，牛粪给鱼当饭，牛屎给鱼当饮料，这奖状咱一定要得到！”

到了往学校交牛粪这一天，一大早，大舅拍响我家街门，我问：“二百斤牛粪送来啦？”

大舅叼着烟袋锅说：“二百斤？恁客气！”

大舅一挥手，我就看见了舅老爷的牛车、大舅的驴车、二舅的马车、三舅的骡车，每个车斗上都装满了牛粪……我都吓傻了，问舅老爷：“你的牛这么能拉？”舅老爷说：“哪能呢？这是我跟你大舅把全村的牛粪都划拉起来了，够不够？要是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去别的村里拉！”我忙说够了够了，跳上大舅的驴车，前头引路往学校赶！

大舅的粪车队引得所有人来看，我骄傲得把手都背了起来。我大舅问老师：“我外甥，能得奖状不？”老师说：“那是必须的！”我大舅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一挥手：“卸车！”几大车牛粪“轰轰”地就倒进了鱼塘，其他同学也把过完秤的牛粪往里倒，水面立刻浑浊起来，老师喊：“够了够了，不用再倒了，再倒就要把鱼撑死啦！”但同学们哪里管，好不容易辛苦了一暑假拾到的牛粪，哪能白白浪费呀，大家围着鱼塘，不由分说全都倒了进去……

后来呢，鱼就死啦，白花花地漂了一池塘。

我们都以为鱼是撑死的，其实不然，老师说鱼塘里的牛粪太多，水都变成粪汤了，罗非鱼无法呼吸，最终全都被憋死了。后来我说给大舅听，大舅说：“哼，中国鱼不养，偏去养外国鱼……对了，你得了奖状没？”

我撒谎说得着了。大舅说：“嗯，鱼死和拾牛粪是两码事，这个必须要分清！”

大舅很满意。